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捌

ZISHAIHU CHANGPIANXIAOSHU SHUXI

纳兰性德 —— 清代第一词人

他的盖世奇才穿越三百年历史的天空绵延至今

在十七世纪的北京 大清的天下分属于两个男人

一个是天朝帝王康熙 一个是词坛巨人纳兰容若

赵淑侠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凄情纳兰

他是一个被神捧在手心里的男人
生命绚烂到极致 才情到极致
善良侠义到极致

他还是一个被神踩在脚下的男人
生命凄苦到极致 绝望到极致
心碎孤零到极致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捌

ZISHAHUCHANGXIANXIAOSHUOXIESHIXI

ISBN 978-7-80523-900-0

ISBN 978-7-80523-900-0

I. 凌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.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2599号

凌情内菊

赵淑侠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定 价 39.5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80523-900-0
版 次 2009 年
印 刷 北京
开 本 710 × 110
装 订 平 装

定 价 39.5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80523-900-0
版 次 2009 年
印 刷 北京
开 本 710 × 110
装 订 平 装

定 价 39.5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80523-900-0
版 次 2009 年
印 刷 北京
开 本 710 × 110
装 订 平 装

北京 100059

北京市东城区 3 号楼 302 室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010-64439208

编辑部 (010) 64439208

编辑部 (010) 64439208

传 真 (010) 64439208

传 真 (010) 64439208

E-mail: oveschin@sina.com

http://www.oveschin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凄情纳兰/赵淑侠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80222-900-6

I. 凄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9299号

● 凄情纳兰

著 者/赵淑侠

出版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装帧作业/瞳元素设计

版式制作/华静·晓月

责任校对/钱志刚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50毫米 1/16开 印张/23.5 字数/376千

印 刷/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80222-900-6

定 价/39.2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:1000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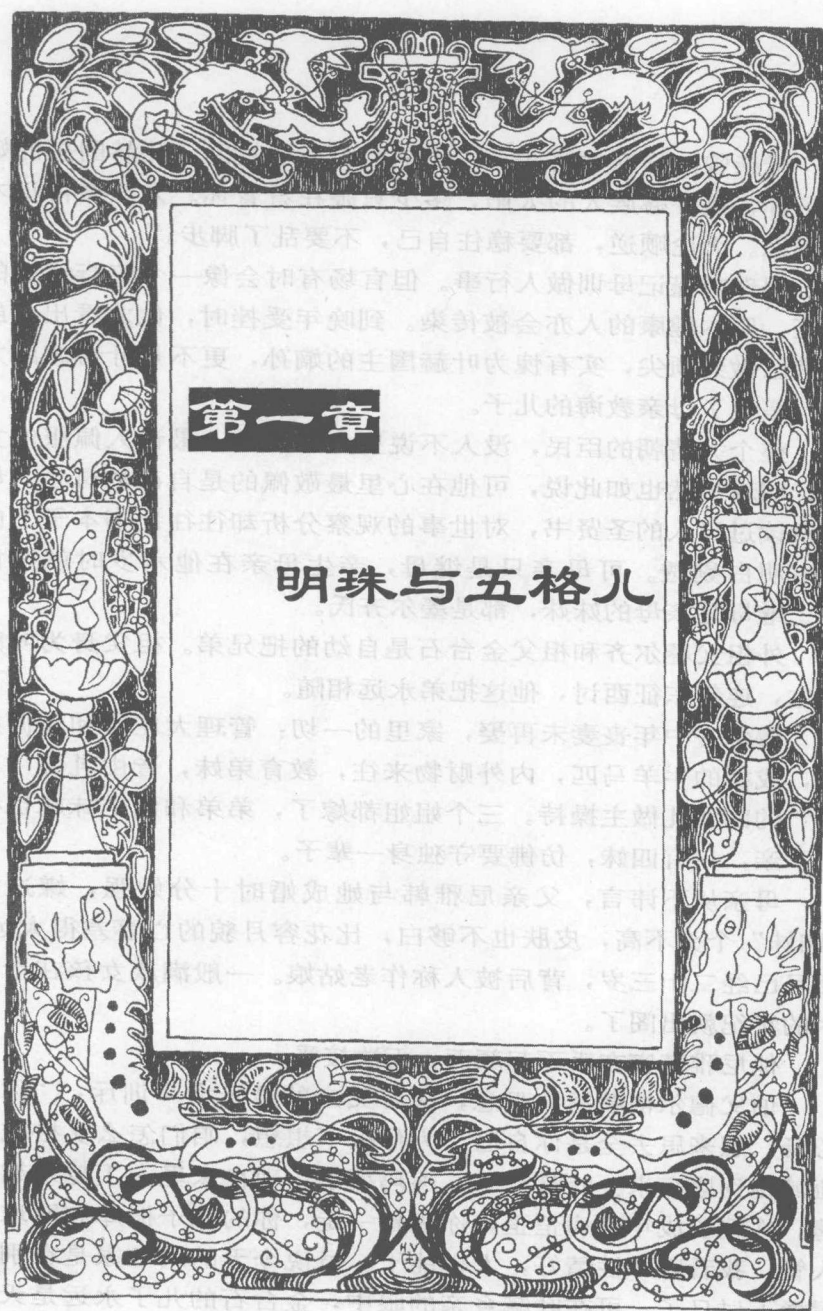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 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明珠与五格儿·····	(1)
第二章 天地精华—容若·····	(55)
第三章 缠绵销魂侣·····	(109)
第四章 生离死别两情殇·····	(165)
第五章 人生何事缁尘老·····	(229)
第六章 留下多少惆怅·····	(285)
附录:纳兰家族世系及人物关系表·····	(347)
他是人间惆怅客——代后记·····	(348)
梦里寻他千百度(又记)·····	(365)
赵淑侠笔下“文学人类”的阴与阳(又记)·····	(369)



第一章

明珠与五格儿



母亲曾这样对明珠说：“你是谁？是纳兰氏，叶赫国主的嫡亲子孙，是叶赫族人的太阳，多少只眼在看着你。人要做得正才行得稳。无论顺逆，都要稳住自己，不要乱了脚步。”

明珠曾谨记母训做人行事。但官场有时会像一个流行瘟疫的疫区，原本健康的人亦会被传染。到晚年受挫时，他才看出，虽然官已做到顶尖，实有愧为叶赫国主的嫡孙，更不是叶赫族的太阳。是负了母亲教诲的儿子。

整个大清朝的臣民，没人不说皇太后是世上最让人佩服的女性，明珠当然也如此说，可他在心里最敬佩的是自己的母亲。母亲没读过汉人的圣贤书，对世事的观察分析却往往比书本子上的话更明白剔透。可母亲只是继母，亲生母亲在他六岁时就过世了。继母是亲母的妹妹，都是墨尔齐氏。

外祖父墨尔齐和祖父金台石是自幼的把兄弟。祖父身为叶赫国主，连年东征西讨，他这把弟永远相随。

2 墨尔齐中年丧妻未再娶，家里的一切：管理大庄园和仆佣奴才，成群的牛羊马匹，内外财物来往，教育弟妹，皆由乳名“四妹”的四女儿做主操持。三个姐姐都嫁了，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订了亲，只有四妹，仿佛要守独身一辈子。

母亲从不讳言，父亲尼雅韩与她成婚时十分勉强，嫌这位“四妹”个头不高，皮肤也不够白，比花容月貌的亡妻差得太远。而且已经二十三岁，背后被人称作老姑娘。一般满族女孩在十五六的年纪就出阁了。

他尼雅韩实在丢不起颜面，无法接受。

伯父德尔格勒摇头叹息，指着父亲的鼻子大声训斥：“你没心肠。想来思去全是你自己。为什么不想想，咱们怎么从松花江流域跑到盛京来？叶赫亡了，阿玛死了。现在家里人丁越来越单薄。你嫂子成年病病歪歪，你福晋一走，你的儿子振库和明珠没人管。我看四妹性情好，人也能干。虽说今天的纳兰家是在别人屋檐下讨日子，可在叶赫乡亲的眼中，金台石的儿子永远是天上的太阳。咱们活得沉郁，几十万叶赫人跟着凄凉。”

每提起叶赫的沦亡，兄弟两人便心如刀绞。

那些年战争像是永远不醒的恶梦，一直在进行，曾经强大过的古老叶赫，终于陷入劣势。努尔哈赤节节进逼，带着他儿子皇太极在城外叫战招降：“你降，能保住你们所有叶赫人的生命财产。不降也绝不会饶你们。”皇太极用长刀指着城门楼上的金台石。

金台石哈哈大笑了两声，轻蔑地道：“你们当然不会饶我，不说我也知道。你们没有心，心让狼吃了。哼！一个是妹夫，一个是外甥，抢我的地盘还要我的命。真狠毒哇！”

“你狠毒在先，为什么我父汗派车去接我外婆你拒绝，害得我额娘临终都合不上眼！”皇太极吼叫出心中的最痛。

关于这一点，皇太极始终不能释怀。

虽说爱新觉罗家与叶赫族是世仇，可另一方面又刻意地制造亲密关系。舅父金台石一方面与父汗努尔哈赤打打杀杀，另一方面却把亲妹孟古格格嫁给他做妃子。额娘孟古大妃贵为后宫第一主人，日子过得却不快乐。他十一岁那年母亲病势恶化，死前渴望见亲娘一面。父汗派车子去接，金台石竟断然拒绝。额娘出嫁十八年，就没再见过娘家人。每想到这一段，皇太极心里总像塞了点儿什么，闷闷的。爱额娘超过一切，他毕竟是她唯一的儿子。

“不要跟他唠叨了，攻城。”皇太极听到努尔哈赤断然下令。

争战厮杀结束了，破城之际，勇猛不可一世的金台石在城楼上高举火炬。

尼雅韩和哥哥德尔格勒跪在城下哭喊：“阿玛，不要，不要……”

“儿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忘记你们是纳兰家的男子。带着叶赫人去归顺你姑父吧！努尔哈赤，如果你不善待叶赫臣民，你就是混蛋。老天不会饶你。就算叶赫只剩下一个女人，也要灭掉你们爱新觉罗。”金台石在熊熊烈火中仰天长啸，高声嘶叫：“老天，为什么要灭叶赫？你不公平！”

努尔哈赤向火光中的人高声喊道：“纳兰金台石，你放心，我会善待他们。”

与金台石一起作战的将领全部自尽。

年轻的德尔格勒和尼雅韩，带领大批叶赫人民投奔努尔哈赤，从原世居的长白山脚下的松花江畔，迁到爱新觉罗的地盘建州，敌对状况才算结束。

叶赫族的臣民都心知肚明，双方的厮杀征战是结束了，可心里的疙瘩还硬硬地堵在那儿。金台石临终前叫喊的那句话：“就算叶赫只剩下一个女人，也要灭掉你们爱新觉罗。”像一根刺，扎在每个爱新觉罗人的心上，何况对打几十年，怎可能说忘就忘。

叶赫人都懂得低头过日子：不炫耀财富，沉默少言，尤其避谈时政大事。

论亲情，大金部落的大可汗努尔哈赤是德尔格勒和尼雅韩的亲姑父，但他们从未主动去登门拜访过。

大汗过世后表兄皇太极即位，继续东伐西讨，统一了山海关外的所有部落，改国号大清，当了皇帝。

坐在龙椅上的亲戚谁敢去认，兄弟俩私底下说：“咱们就学老鼠那样，把自己藏起来吧！”

想不到的是，皇太极登位没几天，宫里就来人把他兄弟二人传了去。皇帝表兄无限威严，语言和态度却显出情意：“朕的额娘只生朕一个。外祖家的亲人也就你们兄弟俩。咱们是亲人，有难处来宫里说，不要见外。”

兄弟俩从未去求过什么。建州赫图阿拉城南门的宽敞住宅和两人的军职，都是皇帝表兄主动安排赏赐的。可叹的是，这位有情有义的表兄，在位仅仅八年就驾崩，留给纳兰家的是无尽的哀思和失望。

即位的是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、六岁的福临。当然也是亲戚，皇帝的亲表叔，还不够亲吗？令人胆寒的是多尔袞做了摄政王。

听到争夺皇位的传言，他们曾暗中希望皇长子豪格继承王位，他对亲祖母的娘家人总不会歧视吧！可偏偏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主掌朝纲。多尔袞与皇太极之间的恩怨尽人皆知，当初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三兄弟的生母阿巴亥大妃，是受了皇太极的逼迫，才为努尔哈赤大汗殉葬丧命的。如今多尔袞手握生杀大权，对弑母仇人的亲属怎会手软。他们真的为此忧虑。

回想起这一切，尼雅韩终于说：“哥想的对，我娶四妹就是了。”

新进门的母亲在婆家的称号和死去的母亲一样，也是墨尔齐氏。

墨尔齐氏进门，德尔格勒夫妇认为从此家有栋梁，足可安

心，将整个责任和权柄都交给了她。一如在娘家，是掌管庄园的第一把手。

墨尔齐氏的新郎尼雅韩态度并不热烈，客气得像对待一个客人。

振库态度友善，家里多出个人对他并无任何影响，虽然这个人是他要叫额娘的继母。如今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表妹塔珍身上，他们自幼订亲，有空就蜜糖似地黏在一处。父亲叫他带上弟弟明珠，推辞又不行，苦不堪言。现在总算熬出头，来了个愿意带弟弟的人。

他注意到，继母来家后，明珠那张苍白的小脸变得红润起来，恢复了昔日的顽皮，也会出声地哈哈笑了。

明珠对墨尔齐氏的到来，只能用兴奋来形容。以前和“四姨娘”见过有数的几次，并不熟络。可现在不同了，姨娘变成了额娘。

随着新额娘的进门，明珠一下子变得重要了似的。上街、到亲友家串门子，额娘都带着他，不能带的地方也会先给安排好，叫他念书、习字，或是练武。还嘱咐佣人，哪个时辰给他预备点儿什么吃食。

额娘会讲故事，特别是一些话本上的人物，什么“刘玄德三顾茅庐”、“关云长千里走单骑”，让他听得醉酒一般。额娘说人必须要读书：“书读多了自然会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才能做大事。”六七岁的孩子并未完全听懂，不过他已感到她的温暖和爱，与死去的亲额娘给他的一样。

墨尔齐的真诚与善良感动了纳兰家所有的人，唯一不动如山的是她丈夫尼雅韩。他闲下来就拿出那枝从俄国人手里买来的枪，卸开来里里外外地擦。他称她为“四妹”，口气淡淡的。连明珠都看得出，阿玛对新额娘不亲热。

就在四妹过门后的第一个冬天，尼雅韩带几个家丁去山林里寻野味，归家时唯独少了。

家丁们气急败坏地禀告，遇到一只约两米高的黑熊，还听到远处传来虎啸：“小贝勒不听劝，骑马出了猎场。我们找不到他，只好回来了。”

德尔格勒没听完就把那说话的扇了一耳光，命大儿子苏占泰带着兵勇再去找：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谷登平润空派管好里小答案仍是人尸皆遍寻不着。

大家都流起泪来，德尔格勒要宣布尼雅韩的死讯。神情哀伤沉默不语的墨尔齐突然发话：“不，不要宣布。我带人去找。”

她的话惊动了众人。德尔格勒凄哀地看着她：“弟妹，你可知道长白山的黑熊多厉害么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我亲眼见过。小时候阿玛带我去打猎，遇到黑熊跟老虎斗，我们赶紧爬到树上，把它们看个清楚。那大熊足有几百斤重，老虎都不是它对手。那熊一巴掌打到虎背上，立时掉一大块皮，鲜血淋淋。”

墨尔齐没听劝，领着一伙家丁，带了猎犬、烈酒、干粮、毡毯、火把、扩音的喇叭筒，就策马入山。

她设定猎场四周可能到达的地方，命分头搜索，用喇叭筒呼喊尼雅韩的名字。火光耀动的白皑皑的雪林中，只响着一个声音：“尼雅韩。”

墨尔齐仿佛听到有人在呻吟，忙叫停止呼喊，让她仔细聆听。她断定确实是有求救的召唤。大伙都振奋了，高举火炬朝发声的方向集中。尼雅韩伏在雪地上的身影终于被发现。

墨尔齐命人用毡毯把尼雅韩全身裹住，喂了几口烈酒，将他抬到自己的马上，快速走出林区。

尼雅韩已不能言语，僵硬的躯体仿佛随时会从马上摔下，墨尔齐必得使力扶持住他。

一群人提着心出了林区，只见半轮月亮正由迎面的山岗后升起。无云晴空映着银白色雪地，荒原莽野像被洗濯过，朦胧中看来好干净清爽。大家都倦了，人人缄默，四围一片安详，只闻马蹄哒哒的响。

墨尔齐手上戴着羊皮套子，右手持马鞭，左手搂住她男人的腰，搂得很紧，想传些温热给他寒冷的身体。

渐渐的有几星疏稀的灯火若隐若现，人烟近了。墨尔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：“快到家了！”她欣悦地说。

这时，忽然有只冰冷的手，钻进羊皮手套，握住她的手。她微微惊了一下，接着就回握住他，只觉心里暖丝丝的。两人一句话也没说，就这样在雪地里，静静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德尔格勒和尼雅韩所担心的情况并未发生。睿亲王多尔袞的心里没存那些陈年烂谷子的旧事。

多尔袞认为尼雅韩立有军功，赐给骑都尉的封号。把纳兰家

算作皇亲勋戚，让他以姑母为太宗皇太极生母的身份，随顺治皇帝入关定居北京。还赏赐郊外土地三千余顷，由他主持分配使用，可分给手下的叶赫旗民。另外还在离什刹海不远处，赏了八十亩地供建造庭园。纳兰家在京的新宅院，就建在这块地上。

明珠随同母亲和新婚的兄嫂，带着三十多个男女下人到京时，房子还没全盖好。

那年他九岁，哥哥振库十六岁。见庭院那么大，有荷塘、假山和小桥，兄弟俩都兴奋，说比盛京的宅子气派有趣。特别是回廊，朱红色的栏干，青绿色的琉璃瓦，悠长弯曲得像一条河，又像年画上的八脚鱼，就那么巧妙地把几个院落串连在一起。

院墙上有月洞门相通，明珠想一口气跑到回廊尽头，却总是没到一半就累得趴在栏干上：“阿玛，京里真好玩！”他快乐地说。

正在修剪花木的尼雅韩笑嘻嘻地看着么儿：“小子，京里好玩的事物多着哪！等阿玛慢慢的带你看。”

母亲也说：“日子越过越兴旺了呢！”她领着总管家桂昌，把主要的房间看了一遍，嘱咐该怎样布置使用。

园子里洋溢着喜气，连下人们干起事来都特别卖力，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。谁也未曾料到，在一个晴朗的初秋夜晚，尼雅韩竟在一阵剧烈的心口绞痛中晕倒在地，待医生来时已摸不到脉息。

孤儿寡母的日子往后怎么过？两个男孩眉宇间有了愁意，女主人常常背着人垂泪，偌大庭院静静悄悄，仿佛空气里也嗅得出哀伤。

曾拒绝迁居北京的德尔格勒收到报丧信，立刻带着几个家丁和小儿子索尔合，坐上马车直奔北京。

“还是跟我回关外吧！到底是祖宗生长的地方，住着也安心。在老家，谁不知道咱们是谁！北京这么大，有头有脸的太多，哪儿能数得着咱们。回去对振库和明珠都好。”德尔格勒伯父坚信两兄弟回东北老家较有前途。

“不，不能离开朝廷所在地。做官一定要做京官。”刚满十二岁的明珠，口气果断，态度严肃。

“京官是啥？”索尔合问。他比明珠大两岁，长得身强体壮的，已跟他父亲德尔格勒一样高，圆脸上却仍挂着孩子气的笑容。

“京官就是在朝廷里做官。”明珠给他堂兄解释。

“朝廷！那不就在皇上跟前！好小子，胃口可真大呀！”索尔合笑着猛拍了两下明珠的肩膀。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德尔格勒喝住：“闭住你那鸟嘴，没见大伙儿在谈正事吗？瞎搅和什么！”他骂完儿子再转过脸问侄儿：“振库，你怎么想？你阿玛殁了，你这个长子得有主意。”

振库想了想，微笑着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北京的路子多。老家亲是亲，比起来可就太闭塞了。”

墨尔齐觉得双方的意思都不错，最后决定还是以儿子的前途为首要考虑。她相信他们，尤其是明珠，人聪明，又用功好学，能文能武，留在京城应该更有发展的机会。

“回老家有哥嫂在旁边照顾当然是好。不过孩子们想在京城里闯闯，也算是磨练。不如先留在这儿试试。”墨尔齐给德尔格勒倒上一杯上好的新茶，才坐下来慢吞吞地说：“要闯，总得找个门槛。我说他大伯，要麻烦你老带两个小子去拜望摄政王。摄政王不是召见过你们老哥儿俩吗？”

德尔格勒不吱声只品茶，面上露出为难之态。心想：“摄政王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？如今连皇上也得听他的。重臣显贵见他都难，哪还记得我们姓纳兰的。”但他弟媳这女人难对付，而且话在理上，弟弟不在了，侄儿的事他怎能不管，只好说：“那就去。可不知人家给不给见。”

墨尔齐氏叫振库和明珠换上新袍褂，教了几句如何应对的话，两兄弟就跟在伯父身后出了院门，骑马直奔睿王府。

德尔格勒使过银子说了好话递上名刺，看门的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王爷和英亲王爷、豫亲王爷，三兄弟正聚在一块儿聊天，忙着哪！答不答应见可不知道。”才去给通报。

等了好一刻，只见他像换了张面孔似的，笑眯眯地回来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
摄政王多尔袞和他哥哥阿济格、弟弟多铎坐在侧厅里话家常，仿佛正说到好笑的事，三个人都满面春风嘴角含笑。德尔格勒连忙招呼振库、明珠一同跪下，嘴里叫着：“属下德尔格勒给摄政王、英亲王、豫亲王请安。”

多尔袞注视了他们一会儿才微笑着道：“德尔格勒表哥不是留在东北么？什么时候来京城的？”

德尔格勒一连道谢着坐了。振库和明珠依照先前约好的，站在伯父椅子背后。这时他们才注意到，多尔袞的身旁站了个小姑

娘，她梳着两条小辫子，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，娇憨地倚在多尔袞腿上。

德尔格勒知道多尔袞膝下无子女，也没问女孩是谁，倒是多尔袞拍拍女孩的后背，笑得慈眉善目的：“这是英亲王的五丫头，她乖，又懂事，我顶疼爱的。”

“原来是五格格，”德尔格勒回过头对明珠和振库说：“还不见过五格格。”

两兄弟正要朝五格格作揖，就被多尔袞挡住：“不要，她还是小孩子。”他转问德尔格勒：“听说你兄弟尼雅韩故去了？怎么回事？”

德尔格勒解释了一下尼雅韩发病死亡的情况，接着就表情恭敬地切入正题：“属下就是为这件事来京的。他走得突然，兄弟俩没见着最后一面。弟媳带着两个孩子，孤儿寡母的，我总得来一趟。现在尼雅韩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两个侄儿正在学着把家撑起来。摄政王一向照顾纳兰家，所以我……哦，特意带尼雅韩的孩子来给摄政王请安。”他开始有点儿不安地陪着笑脸。

“呵呵！”多尔袞出声地笑了，把目光投向两兄弟：“你们俩，都长得眉清目秀。哥哥有没有二十？弟弟多大啦？”

振库低着头，两眼垂在自己的脚尖上，带点儿羞涩地答道：“我十九。明珠比我小七岁，十二。”

“十二岁身量这样高！”阿济格笑着插嘴。

“禀告英亲王，我练武，个头蹿得快。”明珠爽利的答话引得哄堂大笑。

“练武？想做军人吗？”多铎问。

“禀告豫亲王，明珠倒不一定做军人，明珠也爱读书。”

“哦！爱读书，读什么书？”多尔袞问。

“凡是好书都爱读。四书五经、史记、资治通鉴，都读过了。也爱看说本，刚看过三国演义。”

“哦！小小年纪，倒是能文能武。你看三国，有什么心得？”多尔袞微笑地看着明珠。

明珠倒不害怕，笑眯眯地侃侃而谈：“看三国，我最佩服诸葛亮，有谋略又有正气。也替曹操不平，罗贯中把他给写歪了，其实三国里真正能文能武的全才就数他。诗做得多好！打仗有策略，又能待人。可惜不够正气……”

“小孩子话太多了，还不住嘴。”忍了许久的德尔格勒先回头

斥住明珠，再转过身拱手作了几个揖：“各位王爷，小孩子顺嘴胡诌，王爷们可别见笑。”

“这小子有见识，将来能有出息。纳兰明珠，你的志向是想做什么呢？”多尔袞那张五官威严的脸仍微笑着。

“想报效朝廷。”

“哦！呵呵呵……”多尔袞出声地笑了。

阿济格也忍不住笑地指着多尔袞：“我看这小子像你，你小时候就这样伶牙俐齿，见谁都不怕。”

“是吗？我是这样吗？明珠，你有志气。可是岁数太小了，报效朝廷也得长大了再说。”

多尔袞一本正经地对着德尔格勒：“德尔格勒表兄，孝慈高皇后的娘家后人，朝廷哪能不管！这样吧，尼雅韩的骑都尉封号由纳兰振库袭。振库，我会叮嘱内务府，给你安排个内廷侍卫的职位。我看你挺老实，好好干。明珠还太小，先在家里读书练武，等你岁数到了再安排。有心报效朝廷必定有机会。”

三个人磕头谢恩，满面春风地走出来。

德尔格勒对这样的结果很自豪，回去对墨尔齐详细描述一遍，墨尔齐也感到出乎意料的满意，直说：“没承想摄政王这样照顾。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争气了。”

德尔格勒指着振库和明珠道：“大伯带你们敲开了大门，走进去是什么光景，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”

二

德尔格勒在京城待二十天已觉归心似箭，事情一了连忙赶回关外。行前跟墨尔齐说：“振库已经娶亲成家，如今又袭了封号，差事也有了着落，日子应该过得去了。你就专心教养子孙吧！我一时很难再来了。”

墨尔齐连连答应，直说不劳大哥费心，一定把日子打理得像个样。过几年回去看望哥嫂。

墨尔齐给老家的亲戚们，买了许多南货、茶叶、杭州丝绸之类的礼品，看着装得满满的马车离去的同时，心里明镜一般清亮：今后的日子，上下三十几口人的衣食，全靠她这个被丈夫打

趣为“个头不大，嗓门不小”的满族女子了。至于公公留下的房产土地和金珠财宝，她更无权过问，谁让她非要选择离开故乡！如今她有的就是两个儿子，一个媳妇和一个刚出生的孙儿，再就是这个没造完的庭园，一些朝廷赏赐的荒地，和一群忠心耿耿的佣人了。正因他们忠心如亲人，就是养不起也不能遣散，除非谁自己要走。

墨尔齐原本只认满文不识汉字，可现在不单学汉字还练打算盘，常在夜深人静时，有清脆的算盘声从她屋内传出。她算了又算，为的是找出条路，让这个家能往前奔。

墨尔齐把子媳和下人召集到前厅，宣布她做出的决定：

“我们离开故乡到京城来，要建一个新家来安身，不幸事情做一半老爷就去了。家里没了主心骨，也没什么进账，朝廷给的俸禄远远不够养活这一大家人，园子也才修了一半……”

她强调园子一定要造完，但面积由原计划的八十亩减半。余下的四十亩用来种菜养猪养鸡，“只米啊盐啊到外面买，别的吃喝就靠咱们自己这两只手。”她伸出双手比划一下，“以后只有晚餐吃大米白面，早中两顿吃粗粮，园子里的人全一样，不分主子下人。”

墨尔齐说着一阵心酸，顿了顿又有了笑容：“要过苦日子了，不过比起真正的穷人还强得多。短嘛！三四年，长了也许要七八年才能挺过去。”她最后的话是：如果谁想回乡，发给旅费和半年工资。

有人默默流泪，没人说要离开。

纳兰家上下一心迎接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。

振库已是御前侍卫，清早起来和明珠一起吃过黑面饽饽，喝上两碗小米粥，兄弟俩便骑上马，一个去皇宫，一个去学塾上课。

振库初次担任公职，而且做皇宫侍卫，自觉重要起来似的，有些兴奋。当差的第一天墨尔齐就告诫他：勤恳、谨慎，好好当差。御前侍卫是满族贵族子弟往上爬的敲门砖，一般人家的孩子是得不到这个机会的。可是能爬多高就看各人的表现和命运了。

他一开始就有运气，派在乾清宫当差，每天看到当今天子，有时还能和皇上对上一半句话，虽然那小皇上只有十岁，比明珠还小三岁，他也觉得无限荣耀。真正统领朝政的，自然是坐在皇上旁边的摄政王。朝堂上的摄政王威风凛凛，身量虽不雄伟，面

孔上的霸气倒流露无遗。振库感到最得意的事，是随时会看到那些名震朝野的重臣：索尼、遏必隆、鳌拜、苏克萨哈，都见过多次。他为身上那套武士装和腰间挂着的佩刀感到骄傲。

那天摄政王因奏折多，走得晚，见振库站在一旁，便一边写着字，一边不经意地问他怎么还没回家？

振库恭谨地答说：摄政王在辛劳工作，当班的侍卫如何能离开！多尔袞对这话仿佛很受用。又淡淡地问：你那个叫明珠的弟弟怎么样啊？还是每天读书练武么？

“是的，他一个月有二十天上学，读满文也读汉文。晚上在园子里打拳、练剑。不上学的时候就去后面菜园里种地。”

“种地？种什么地？”多尔袞放下笔，很感兴趣似的。

振库知道说漏了嘴，自觉尴尬，又不能扯谎，吭吃了半天，只得一五一十地说出家中生活的实情。

多尔袞面无表情地听着，听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小子，是个好样的。”

振库心中充满不安，很为自己说出的话担忧。到宫里虽然不久，几句话惹祸上身的例子可听了不少。回家他也没跟任何人提起，只自个儿默默地郁闷。

大约半个月后，宫里来了个太监，这在纳兰家可是头一遭。看大门的桂爷上气不接下气地去报告：“夫人，外面来了个人，说话不男不女的。”

桂爷是总管桂昌的老爹，一辈子在叶赫乡下，确实没见过世面。如今纳兰家年盛有力的都去种庄稼，桂昌要人尽其才，就派他老爹守大门。

那太监是慈宁宫派来的，传太后的口谕：请纳兰夫人明天到宫里喝茶。

墨尔齐自然是满口谢恩地答应了，原本静水一般的心可就涌起波澜：她猜不出皇太后为何要她去宫里。以纳兰家今天的光景，跟皇室一点儿也拉不上关系。

尼雅韩在世时，还可勉强算个皇亲，现在只剩下孤儿寡妇，一日三餐都快不济了。她不想求人，更不想攀龙附凤，能过上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，挺过这段难关，就感谢祖宗在天之灵的护佑了。太后召见到底为了什么？她一再琢磨。

待晚上振库回来，墨尔齐便将心里的困惑告诉他。振库立刻

明白，是那天他多嘴的后果。于是把和多尔袞的谈话内容说了一遍，最后道：“太后请喝茶，也许还有别的福晋太太们。额娘安心吧！”

第二天，墨尔齐叫桂昌老婆给梳了个双瓣头，插上翡翠发饰和珍珠步摇，穿上宽边软缎旗袍，就坐上马车去皇宫。为怕显出寒酸，桂昌带人连夜把车子给修饰过。

墨尔齐随着接待的太监穿过几进内院，到一间金碧辉煌、摆了许多鲜花的厅堂里等候。

身着黄缎锦袍，珠缠玉绕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由宫女扶着，笑容可掬地走进来。墨尔齐连忙跪地请安道吉祥。

太后命人将她扶起，隔着一张铺了缎面罩巾的圆桌对面坐了。

宫女们端上茶点，太后开始发话：“说起来咱们算是近亲。你们的姑妈是先皇的生身之母、我的亲婆婆。这还不够亲吗？先皇在时，就跟我念叨过，说他母亲娘家方面的亲人，就剩德尔格勒和尼雅韩两位表弟了。到北京也有三四年了吧？初来乍到，里外事都多，也没怎么腾出手来照顾你们。”太后慢慢品茶，翘着戴了长长的金指饰的小指头。

墨尔齐不知太后的话含义何在，难道真是只为认亲戚聊家常？她加意地谨慎起来：“先皇和太后对纳兰家恩重如山，墨尔齐感激不尽。”

“请你来，是有件事要商量。”太后又说了几句闲话，终于回归正题，“是大好事，有贵人想跟你们纳兰家做亲家。”

墨尔齐越发纳闷，更加谨慎地保持沉默。浅浅的笑容倒是总浮在面孔上。

“摄政王、英亲王、豫亲王三兄弟全喜欢你们那个叫明珠的小子。尤其是摄政王，最中意他，说他能文能武，肯上进，还能吃苦，认定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。有心要选他做额驸，把英亲王府的五格格许给他。英王爷的大福晋是我堂姐，这丫头是她亲生的。别看是英王爷的闺女，跟十四叔比跟亲爹还亲。摄政王膝下没子女，就疼五格儿。你对这门亲事的看法怎样啊？”

在皇太后谈话的过程中，墨尔齐心内五味杂陈，忧喜参半。像他们这样无权无势的过气贵胄，能结上这样门第的亲家，怕是别人烧香磕头都求不到的，照说应该立刻谢恩接受。可再想想自己的家，至今仍是每天两顿杂粮，再说明珠有倔脾气，母子感情